

SHENG MING YIN NI ER ZHEN CHAN

陈义风 著

生命 因你而 震颤

生 命 因 你 而 震 颤

大众文艺出版社

SHENG MING YIN NI ER ZHEN CHAN

生命

因你而震
颤

陈义风 著

生命因你而震撼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因你而震颤/陈义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171-091-6

I. 生…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446 号

生命因你而震颤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75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091-6/I·54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SHENG MING YIN NI ER ZHEN CHAN

生 命 因 你 而 震 颤

活着累，最累的是处于弱势的时候
生活难，最难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情难禁，最难的是妻离子散的时候
挣钱难，最难的是丧失能力的时候

SHENG MING YIN NI ER ZHEN CHAN

生 命 因 你 而 震 颤

辑：刘长华

计：大盟文化

活着累，最累的是处于弱势的时候
生活难，最难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情难禁，最难的是妻离子散的时候
挣钱难，最难的是丧失能力的时候

SHENG MING YIN NI ER ZHEN CHAN
生命因你而震撼

陈义凤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ISBN 7-80171-091-6



787801 710918 >

ISBN 7-80171-091-6/1·54

定价：20.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卷 离岗

告状工人随访记	(5)
英雄为何死不瞑目	(18)
弱智被告	(30)
被除名的勇士	(39)
今日“骆驼祥子”	(50)
京戏票友的酸甜苦辣	(60)

生命因你而震颤

第二卷 内侮

倒在厂长车轮下的母亲	(71)
神农架下的屈辱	(83)
市府门前的上访者	(95)
爱女痴痴盲母泪	(107)
汾河岸边的艾滋病少年	(119)
果园悲歌	(132)
寻访骗子	(145)
徘徊在外国使馆前的中国人	(157)



第三卷 情变

最后一课·····	(187)
嫁给贪官·····	(197)
自行中止的爱情保卫战·····	(209)
丈夫遇害以后·····	(224)
一个男人的六年苦旅·····	(235)
五个男人追款姐·····	(247)

第四卷 祸患

不敢吟唱的挽歌·····	(263)
飞来横祸·····	(275)
谁来救援你的生命之舟·····	(288)
黄尘黑水咏叹调·····	(300)
“性福”与性病·····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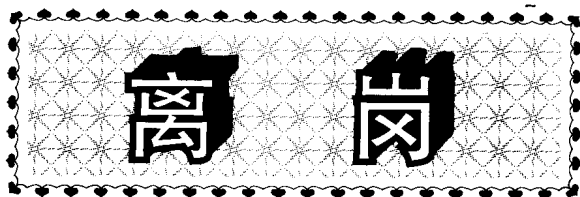
第五卷 良知

一个反腐记者的偷拍手记·····	(323)
穷人的律师·····	(336)
为城市平民而歌·····	(343)
修水边的传奇·····	(352)
开玻璃店的中学教师·····	(360)

生命因你而震撼



第一卷





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写过一部著名的话剧《哈姆雷特》，剧中的主人公经常皱着眉头想一个似乎很艰深的哲学问题：“我是谁？”这个命题迷倒了成千上万的西方人，他们学着哈姆雷特的样子孜孜不倦地反省自己，不停地发出对灵魂的追问。

中国人好像没有那种雅兴，除了古时几个学问家偶尔提出一些带有“形而上”色彩的话题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劳工大众都在忙着如何去填饱肚子。至于“我是谁”，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连一个普通人家小孩子都知道“吃什么”比“我是谁”要重要千倍百倍。这种生存理念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形成了中国老百姓的主流生活方式。

其实细想起来，“吃什么”和“我是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一个挖土方的壮工可能吃的是糙粮粗菜，而一个盖大楼的工程师可能就要吃精米精肉了。当然盖大楼的工程师也不能和管建筑项目的官员比，官员吃的肯定要比工程师好得多，除了山珍海味还可能有许多精神上的享受。例如宽敞的住房、舒适的轿车、娇滴滴的女部下……精神的享受当今也属于“吃什么”的范畴，因为食物意义上的满足是生存的最低层次，只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才能谈得上生存的质量。

倘若连挖土方的工作也丢了昵？那“吃什么”更要降低水准了，很可能连稀粥、咸菜都吃不饱。而经验告诉我们，挖土方之类的简单工作是最容易被解雇的。现在有些单位解雇职工就跟扔团废纸一样轻而易举，不需要任何原因、不用做任何解释，管理者就能够将这种解雇付诸实践。

因而解雇员工成了中国的一些管理者最喜欢使用的权力方





式,不论遇到什么问题,管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裁人。尤其是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往往把罪过都归咎于普通的工友。对于年轻的劳动者来说,解雇算不了什么,重新找一个工作就是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用人部门都对年轻人笑脸相迎。而对于大龄的劳动者来说,问题就全不是这样了,由于体力和年龄的劣势,解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生存的地震。

这些为计划经济时代贡献了青春的大龄劳动者,该求学的时候去了广阔天地,该原始积累的时候拿着低工资,该求稳定的时候赶上了下岗失业。如今他们要体力没体力,要资金没资金,要知识结构没知识结构,在新的时代里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弱者,公平性竞争对于他们来说,蕴含着许多不公平的要素。

也许,这是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现象,正像一些有识之士所经常提到的一个词:“阵痛”。倘若真是这样,那还是值得的,一批小人物,一批弱势群体,为了时代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付出了代价。只是“阵痛”不应局限于小人物或弱势群体,因为社会转型所有的人都应该付出牺牲,不管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弱势群体还是既得利益者。仅仅让小人物或弱势群体作出牺牲,这是不公平的。



告状工人随访记

当西伯利亚的第一场寒流降临北京的时候，三个气喘吁吁、满面风尘的外省男子找到我，说他们要反映一个“穷庙阔方丈”的事，问我敢不敢写。

他们说自已来自河北××县，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失业职工。他们说是厂里的职工凑路费委托他们来的，希望他们到北京来找新闻媒体，最好是找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他们去过北京西郊的中央电视台，但找“焦点访谈”节目的告状者太多，每天都排着几里长的大队，根本轮不上他们，所以只好降低条件，找到我这个文字记者来了。

三个外省男子头发蓬乱，外衣皱皱巴巴，一看就是旅途劳顿所致。他们紧紧围着我的办公桌站着，每个人眼神里都充满了无奈与愁苦，使我顿时涌起一股惻隐之心。我问：你们说的“阔方丈”指的是不是你们的厂长？

他们说：就是他，俺们这个厂长原来跟俺们一样穷，企业一破产他倒富了，厂子都归他了，值好几百万。三个外省男子说：俺们不怕下岗，现在谁也不把下岗当啥负担，但他厂长凭啥那么风光？厂子没搞好，他不但不下岗，反而成了“阔方丈”，这不公平！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向当地领导反映呢？三个操着浓重口音的汉子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门槛儿都踏烂

生命因你而震颤



了,不管用!”三个汉子说他们是偷着跑到首都告状的,县里三令五申不许他们出来反映问题。开往北京的长途车都有人盯着,发现有上访者当即就轰你下车,不服的人就给带到公安局,小黑屋里关起来。

我感到惊讶!

对告状工人提出的问题, 当地的父母官不屑一顾

生命因你而震颤

我决定去那个县跑一趟,去看看几个告状职工说的是不是确有其事。看看那个厂长是不是像工人们说的那样因为企业破产而发了家。

那个县我尽管没有去过,但它的名字对熟悉当代史的我来说并不陌生。当年那个县可是大红大紫,他们第一个举起“一大二公”的大旗,成立了全国最大的人民公社——整个县的人都囊入其中——称之为:××人民总公社。公社社长就是县长,公社党委就是县委。

那个县还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全员供给制。干部、工人一律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分配。××县里的父母官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的“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一系列举措引起了正在发动“大跃进”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注意,老人家亲自到了那个县,兴高采烈地眺望着随风舞动的金黄色麦田,随行的的摄影师把这一瞬间永远地留在了共和国的历史上。

几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站在了该县县城的街道上。时过境

迁,这里已经再也没有往日的痕迹了。邻街的铺面大都是私人开的,服务员招揽客人时脸笑得比菊花还灿烂。马路上,到处都是招手揽客的“摩的”,你在马路上还没站稳,立即就会有几辆“摩的”风驰电掣朝你扑来。好在几天前见到的告状工人早已在此迎接,没费多大周折,我便找到了安身之处。

这是一家比较高档的私人旅馆,告状工人说为了我的安全,他们要派人保护我,因此他们在隔壁自己租了一间房。我说,你们这可有点多余,谁会加害一个穷记者呢。工人们说连我们上访都得偷着去,县里说了越级上访三次就拘留。

工人们还拿出了他们在拘留所里写的交待材料,给我看了他们手腕上被铐子勒出的印痕。工人们说的真而切真,我也只好容他们陪着我。我打算在此住两天,县政府和厂里都跑跑。

上午10时左右,我来到了位于广场附近的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应该找县经贸局,他们主管国有企业。于是我来到县经贸局,一位姓张的官员接待了我,他惊诧地问:

“你们怎么想到到我们县采访来了?”

我说:“有人反映你们县电子设备厂子有些领导因为企业破产而发了家,我们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位官员说:“我知道是哪些人反映的,他们经常到县里来告状,我都跟他们解释过了,他们怎么能越级上访呢?”

我说:“工人们讲越级上访三次就拘留,有这样的事吗?”

这位官员连连摇头:“我们反对上访,但也不会随便拘人。这些人没了工作就四处告状,其实挺没意思的。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转变观念。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这个企业早已资不抵债,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县里考虑将它破产,最后将企业作价760万出售给一家公司了,县里这样做,是符合中央‘抓大放小’精神的。”

生命因你而震撼





“工人们反映,天雨公司实际只出了很少一点钱就把破产企业买下来了,是这样吗?”

“很少一点钱?他们至少出了150万,因为当时我们县里有一个规定,买企业的人至少要拿出150万交到社保局,以解决破产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后顾之忧。”

“150万和760万还有很大一块距离呢?”

“他们还得留点资金搞生产呢,县里不想看到破产企业垮了,购买它的企业没多久也趴架了。”

“工人们反映,天雨公司账面上只有十几万块钱,是一个空壳企业,它根本没有能力购买作价近千万的破产企业。”

“不止十几万!”这位官员使劲摆着手,“那家公司是九七年初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当时电子设备厂全体职工每人最少出2000元;2000元为一个股,有的大股东——现在的董事长赵建忠出了5万元,好像还有一个人出了6万。不能说人家是空壳企业。”

“但也没有什么实力吧,听说那个厂只有两百多职工,集资能集多少钱?为什么不把破产企业卖给一个有实力的公司呢?”

“这是县里定的。”

“企业破产前董事长赵建忠一贫如洗,企业破产后他成了百万富翁,是这样吗?”我问。

“这个我不清楚。”他笑咪咪地摊了摊手。

“工人们说,光地皮就值几百万!”

“当时没有那么贵。”

“企业破产据说职工们都蒙在鼓里,更没有开职工代表大会,只少数几个人暗箱操作的?”

姓张的官员说:“透明度可能差一点,当时也没有经验,但我们的破产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当时那个厂子有资产760万,而

负债为 906 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欠银行的。我们开了三次债权人会议,妥善处理了破产企业的这笔债务,这是有案可查的。”

“906 万债务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都核销了,”这位官员说,“906 万债务破产企业是还不起的,只能冲掉,即给银行一个证明,银行凭此就可以下账。”

我明白了,如今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热衷于破产,原来可以借机卸掉许多银行债务,可以从资不抵债变成零负债,从而一身轻松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当然,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我问这位经贸局的官员:“现在这家企业一定搞得不错吧,因为债务已经没了?”

“搞得也不太好,”这位经贸局官员说,“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产品,见不到效益。”

“那破产的意义何在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卸掉一些债务?”

“我们当然是想通过改制使这个企业活起来,但有时候良好的愿望也未必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这个企业能实现国家提出的‘三年脱困’的目标吗?”

“‘三年脱困’和这个企业不搭边,因为这个企业已经不是国企了,购买它的天雨公司是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这位经贸局官员纠正我道。

我有些惊异:天雨公司没出够钱,国有企业怎么就变成私人的了?剩下的几百万元国有资产该怎么算?我想继续追问,但那位官员把话题岔开了,不停地到别的屋打电话,看样子不想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经贸局官员的桌子上看见了一份很厚的红头文件,是 × × 县人民政府关于那家破产企业改制的,我提出复印一份回去看看,经贸局官员在出去请示了上级后,婉言拒绝了我。

生命因你而震颤



在没有一分钱工资的情况下， 工人们自发集资调查厂长的问题

离开了县政府，我决定去破产后的企业看一看。

吃完中午饭，我来到位于车水马龙的 107 国道边上的破产企业——河北××电子设备厂。令人遗憾的是这里大门紧闭，看不到一个人，厂长也不在。而上午我路经这里时还机声隆隆，许多工人在这里干活。

住在工厂对面的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刚才县经贸局的车来这里了，随后工厂就停工了，厂长也走了。

这让我很失望，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防着我干什么呢？但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若是一个堂堂正正没有任何“短儿”的企业，为什么要怕记者呢？

我回到了住宿的宾馆，男男女女的工人已在我的房间外聚集了一大堆。见我老也不回来，工人们都已经着急了。

一位姓郭的工人说：听说北京来了记者，几乎全厂的职工都来过了。人多力量大，我们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为了企业和国家的财产不受侵犯，我们在没有一分钱工资的情况下，自发集资调查取证，企业破产前后几乎所有的票据、文书、文件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被工人们的情绪所感染，立即翻看工人们送来的各种材料。工人们还从北京一家大名鼎鼎的律师事务所请来了几位对企业改制经验十分丰富的律师，和我一道对材料进行分析。我在律师们的帮助下，对电子设备厂破产改制前后的诸多当事人进行了采访。终于，有关“穷庙里的阔方丈”的感性认识在我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